

敦煌 P.3216、P.2483 等卷

「阿彌陀讚文」樣貌與應用探究

林 仁 昱*

摘 要

本文針對敦煌 P.3216、P.2483 等卷「阿彌陀讚文」的樣貌與應用進行探究。這是淨土「叢抄卷」的特定「讚歌組」研究。這「組」讚歌在「阿彌陀讚文」這樣的總括名稱之下，抄錄在其他文獻的讚歌，如 P.2250 題〈西方十五願讚〉者、《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略本）題作〈五會讚〉者，但在此只作為全組的段落，未另再標示獨自的名稱；還有以套語冠於句首的段落，如以「彌陀」、「西方」、「淨土」、「三塗」排比數句到數十句者；再加上特定主題內容段落，如讚嘆法照功德者。而這些段落，或許原本就是獨自存在的讚歌，何以被整合在一個讚名之下？又目前學界的分段是否合理？其實際運用的情形，是否正呼應著某個成套的次序？或是有某種慣例於此隱然成形？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將從寫卷樣貌、讚歌內容進行探究，並藉以推考出其應用的可能方式、作用與意義。

關鍵詞：阿彌陀讚文、淨土讚歌叢抄、敦煌佛教歌曲、彌陀淨土歌曲

*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A Study on Miscellaneous Cop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Eulogy of Amitabha”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P.3216, P.2483 and others

Lin JenY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earance and application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P.3216, P.2483 and other volumes of “The Eulogy of Amitabha”. This is the study of the specific “praise song group” of the Amitabha pure land. It combines many eulogy excerpts under the umbrella term “mitabha” including independent eulogy (praise song) in other transcripts, for example “The Eulogy of fifteen wishes for west pure land”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P.2250. It also includes opening paragraphs introduced by formulaic phrases such as “Amitabha”, “Western”, “Pure land”, “Three bad ways” and so on that may range from a few to several dozen sentences. Finally it may include paragraphs that are topic-specific, such as an eulogistic praise of the virtuous blessed by the dharma. A summary of the observations of these paragraphs reveals several problems. First of all, each of these were an independent eulogy (praise song), why were they brought under an umbrella term? Secondly, are the paragraph separations accepted by current scholars reasonable? Third, is the actual application echoing a certain arranged order? Is there a certain subtle convention that had been formed?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se issues and use them to examine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Departmen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possible ways, rol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ir application.

Keywords : The Eulogy of Amitabha, The praise song groups of pure land, The Buddhist song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pure land songs.



一、前言

敦煌佛教歌曲的抄錄方式，除了具有明確搭配某項儀式的讚歌集（如《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還有眾多散抄、單抄的情況外，尚有許多疑似搭配某項（或某類）活動，卻未有明確標示的叢抄卷。若比較起眾多隨機而抄，甚至聯雜民歌的寫卷，這些叢抄所收錄的詩讚歌曲，具有主題內容的關聯性，甚至會有幾個篇目、次第類似的寫卷，這或許顯示這些讚歌同抄一卷的原因，顯然不僅是為了隨機靈活摘選運用的方便而已，可能具有某種成套而行的實用性，故值得針對個別案例進行探討¹。其中，敦煌 P.3216 有讚歌首題作「阿彌陀讚文」者，其下即寫讚歌辭文，因為夾有他卷單獨成篇的讚歌辭文，所以，自佐藤哲英〈法照和尚念佛讚〉一文論述之後，學界即沿之將此篇分為六個段落²。但寫卷上實際未再另外標有題名，若欲進行分段的依據，除了從對照他卷題名而得，如第 1 段實為 P.2250 題〈西方十五願讚〉者；第 3 段即五會念佛「略本」（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題作〈五會讚〉者。其他則須透過套語、內容等線索分段，如第 2 段為首句作「一願三寶恒存立」，其後排比「十願」的「十願讚」；第 4 段首句為「和尚法照非凡僧」，是鋪述法照和尚功德行誼的七言讚；第 5 段首句為「彌陀本願大慈悲」，是鋪述極樂淨土莊嚴功德的七言讚；第 6 段則是從「西方極樂妙花池」句之後，具有套語「西方極樂」的七言讚。所以，依此區分，這六個段落就成了可以靈活抽選運用的六篇讚歌。於是，為了指稱上的方便，佐藤哲英又將第 4 段擬稱作「法照和尚懺仰讚」、第 5 段擬稱作「彌陀本願讚」、第 6 段擬稱作「西方極樂讚」。但無可否認這些顯然具有段落性質，甚至他卷有獨立讚名的讚歌辭文，已被整合在「阿彌陀讚文」這樣一個讚名之下，是否意味著某個成套的次序？或是運用的慣例於此隱然成形？還有構成這現象的原因何在？若依照佐藤這樣的分段是否合理？確實是有進一步再探究、檢討的必要。而且這「組」讚歌又同樣可見於 P.2483 及龍谷大學山之內所藏讚歌叢抄，其各「篇」組成順序大致相同，但中間卻缺少〈五會讚〉，又此卷於「西方極樂讚」後面又接有其他讚歌。另外，S.0370 及 Dx.0883，也有類似次第的讚歌「叢抄組」，亦能顯示這幾個寫

¹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出版，收錄於「法藏文庫」為第 89 冊，2004 年 1 月），頁 68-69。

² 佐藤哲英〈法照和尚念佛讚〉，《西域文化研究》第 6 卷，1963 年 3 月，頁 195-222。

卷的讚歌組成，可能有運用上的特殊意義。因此，本文將從寫卷樣貌、讚歌內容依序進行探究，推考出「阿彌陀讚文」組成的因緣，應用的可能方式、作用與意義。

二、P.3216 寫本樣貌與行儀推進方式探究

淨土讚歌是敦煌佛教歌曲中，數量多且形貌相當豐富的一類，其在信仰實踐上，經常結合念佛法事來進行，具有導引信眾專心稱念彌陀佛號，乃至於行住坐臥念念不捨，即輔助淨土「正行」，成就「正定之業」的重要「助業」³。因此，署名淨土祖師所製作的讚歌，從曇鸞、善導、慈愍到法照，都是連結信仰觀念到具體實踐的重要媒材。而本文所要探討的 P.3216、P.2483 等卷「阿彌陀讚文」以其部分讚歌辭文，可以見於《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和《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自塚本善隆以來，就推測其為法照的作品，並以此作為立基，結合眾多與「五會念佛」相關的讚歌進行討論，如此雖屬合理推想的論述方式，卻也使此篇似乎叢集多篇的現象，沒有辦法獲得比較明顯具有針對性的論述，亦難以得知其是否具有能跳脫「五會念佛」而多方運用的可能性？所以，回到寫卷樣貌來考察也就顯得重要。基於這樣的認知，以下即就「阿彌陀讚文」所在的寫卷，逐一以此篇為核心，旁及聯抄的文書進行論述。

其中，於此篇前有標題「阿彌陀讚文」的 P.3216，由於名稱顯著，又有關係行儀的說明文，可作為首先探討的對象。而此卷前殘，其紙有界欄，每行大約書寫二十二字，起始處的說明文如下：

（前殘）

□□□往生（中破）□□□□□□

□□生西方極樂國心□常行平等斷卻貪□（下殘）

持誦諸讚若無間斷，現身不被諸橫，亦不有殃禍來侵，

常得四天王及諸菩薩以為護念，命終定生西方，諸方學者

先須決定，不得有疑。若有修道念佛者，先須燒香面西而

³ 唐·善導《觀無量壽經疏》卷四，見於《大正大藏經》第 3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大正原版影印，1973 年），頁 272。

禮，次作散花，請佛來入道場，然念阿彌陀佛，并唱諸讚，莫令斷絕，念得四千口佛名為一會，學者應知意焉。

於此先強調唱誦諸讚，莫令斷絕的功德與效益，接著就是關於行儀的說明，依序有燒香、向西行禮、散花、請佛、念佛、唱讚、念佛（四千口佛名），這可說是相當完整的一套以誦讚導引念佛的法式，其後所寫錄的讚歌辭文，可以說就是為了搭配這樣一套法式而來。且在身（散花、行禮）、口（唱讚、念佛）、意（意念思維）搭配並行的概念之下，可見具體的讚歌辭文寫錄，是從五言短讚的吟唱（作梵音），先引眾念佛「二百口」開始，這是「打淨」作為安定大眾情緒，導入共修念佛情境的重要歷程：

如來妙色身，世間無為等，無法不思讚，是故今敬禮。

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一切法常住，是故我歸依。

右作梵音了，大眾高聲齊念阿彌陀佛二百口已。

來打淨，便作散花樂，一人唱，請大眾齊和之

散花樂二唱 奉請釋迦如來入道場 散花樂 三唱

奉請阿彌陀如來入道場 散花樂 三唱

奉請觀音勢至入道場 散花樂 三唱

奉請十方諸佛入道場 散花樂 三唱

西方極樂不思議 散花樂 一唱 天□人間無教量 散花樂 一唱

右作散花樂了，次念三蕃六字 彌陀佛，兩邊然唱讚言

由此可見，從念佛而定心所營造出來的氛圍，這是法式成其莊嚴攝受力，以堅定大眾信心的必要條件，隨即以執行散花、請佛等行儀，奉請諸佛菩薩入此道場與大眾接心，這可以說是整個法式「凡聖交接」的重要環節。而其具體進行的方式既是「一人唱，請大眾齊和之」，可見有一位主法的法師引唱、奉請，大眾即以「散花樂」為和聲唱和之，其下以小字注「三唱」，應為疊唱之省寫。由於相同的〈散花樂〉歌辭，亦可見於《大正新修大藏經》所收之《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略本）⁴，具有導引「五會念佛」法式的作用，因此，筆者在《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關於「佛教歌曲集」的論述過程中，曾將 P.3216 的相關論述，附

⁴ 參看《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日本大正原版影印，1987 年）第 47 冊，頁 476。

隨在「五會念佛」殘頁或讚歌選集的項目下作敘錄⁵。不過，如此供花奉請、讚歌與念佛搭配的狀況為淨土法門執行法式所常用，並不一定是「五會念佛」才有，在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二「竹林寺齋禮佛式」，即記錄了僧、尼法師，依序奉請諸佛菩薩：「……首皆云，一心奉請，次同音唱，散花供養之文，音曲數般……⁶」。而本卷（P.3216）自此「作散花樂了」，就在一次接一次唱讚（助業）導引念佛（正業）的模式之下，持續推進法式進行。而標題「阿彌陀讚文」的讚歌組，也就緊接在這〈散花樂〉之後。其首題與首二句讚歌辭文同抄一行，其後以一行三句的方式抄錄，未再有其他標題，只有讚文第 16 行第三句「和尚法照非凡僧」前，即句首處有一「△」記號，可能具有標示段落的用意。因此，僅能透過與他卷對照，或者是套語運用的情形作為判定分段的依據。而若將本卷與亦抄有此讚文的 P.2483 對照，本卷多了第 12-16 行諸句：

第一會念時平聲入，第二極妙演清音，第三盤旋如走樂，第四要齊用力吟，第五高聲惟急念，聞此五會悟无生。西方世界實為精，彼土眾生不可輕，衣祴持花供養佛，還來本國飯經行。迴願眾生皆得往，蓮花會裏有真如，各各志心□（要？）⁷誠念，有婚（昏？）不覺自然明。

此段大致上就是《大正新修大藏經》所收《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簡稱略本）之〈五會讚〉，但內容有所差別，且未如「大正藏」註明佛號式「和聲」（每句末尾的「彌陀佛」與「彌陀佛彌陀佛」）：

第一會時平聲入（彌陀佛），第二極妙演清音（彌陀佛彌陀佛），第三盤旋如奏樂（彌陀佛），第四要期用力吟（彌陀佛彌陀佛），第五高聲唯速念（彌陀佛），聞此五會悟無生（彌陀佛彌陀佛）。一到西方受快樂（彌陀佛），永不輪迴入苦坑（彌陀佛彌陀佛），發心念佛事須堅（彌陀佛），臨終決定上金船（彌陀佛彌陀佛），迴願眾生皆得往（彌陀佛），直向西方坐寶蓮（彌陀佛彌陀佛）。西方世界實為精（彌陀佛），彼土眾生不可輕（彌陀佛彌陀佛），衣祴持花供養佛（彌陀佛），還來本國飯經行（彌陀佛彌陀佛）。發心念佛度群生（彌陀佛），願此五會廣流行（彌陀佛彌陀佛），六道三塗皆攝取（彌陀佛），蓮花會裏著真名（彌陀佛彌陀佛）。

⁵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頁 57-58。

⁶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永和：文海出版社據大正四年高楠順次郎校訂重排印本影印，1976 年），頁 62。

⁷ 佐藤哲英〈法照和尚念佛讚〉，作「各各志心及誠念」。

畫底線的部分，就是 P.3216 所無的句子。然而前六句相同，使之具有相當顯著的識別性。後缺「一到西方受快樂」等五句（中夾「迴願眾生皆得往」為 P.3216 與「略本」皆有），自「西方世界實為精」後四句亦相同，但末尾具祈願意義的四句，則又有所不同。特別是 P.3216 少了強調念佛對眾生的益處，及更發願使「五會念佛」廣流行等三句，但末尾同有「蓮花會裏著真名」句，但 P.3216 卻再加上「各各志心□（要？）誠念，有婚（昏？）不覺自然明」句。這樣的差異似乎意味著此段讚歌辭文，抄錄於本卷時，其與「五會念佛」的關係，沒有像五會「略本」那樣緊密，至少見不到「願此五會廣流行」的明確弘傳目標。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顯示其運用的靈活性，不必然依循「五會念佛」而來，只要是關係著彌陀信仰，具有祈願往生「蓮花會」的法事，就可以運用。此外，這個現象在無標題的情況下，是否可將「西方世界實為精」之後，視為另外的一段讚歌辭文，即不一定是〈五會讚〉的一部分，以讚歌辭文套用曲調，採取循環唱誦的原則來看，亦可成立⁸。

又本卷本讚文第 18-20 行上殘，第 28 行之後下殘，此後每行第三句不完整，第 36 行之後連第二句亦不完整，至第 48-49 行「……衆尊莊嚴黃金色，萬般香氣自然□。□□□□□□□，□□□□□□□，□□眾生慈光□」後斷，另有殘片僅存「掛吟……（中缺）……袈裟□」等字，暫時無法判斷原為何篇所遺。又本卷本讚文第 34-35 行之間，有用硃筆寫「彌陀佛□難□量，此地常聞重□香，□□□□□□□」，第 35-36 行間對應首句的位置，亦有硃筆寫「音聲法曲誰接彊」對照此讚文於他卷（P.2483、龍谷大學藏本）的內容，均未見此數句，故增寫之用意尚待查考。本卷背面尚有五言詩三首，前有序文一段，又此三首曲子前題有「音意五首」，各首且分有別名「秦中春望」、「寄洛陽姊妹」、「感懷」，可見此應為一組五首五言詩中的三首，自第三首中段後殘缺。而此三首詩應與正面諸淨土讚歌無關。因此，可參酌佐藤哲英對本卷所收「阿彌陀讚文」的分段，聯繫同卷其他讚歌辭文的關係，試擬表如下：

⁸ 筆者即曾將「西方世界實為菁」以後諸句，視為另外一篇（段），參見《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頁 58。但在未有實際如此抽用的充分證據，且避免切分過細的考量下，本文將從佐藤氏的分段方式作討論。

P.3216		
讚名	識別句	對照讚名與附註
不著讚名	如來妙色身，世間無與等	兩段皆以「如來」套句首
散花樂	奉請釋迦如來入道場	散花樂
阿彌陀讚文（第1段）	一願眾生普修道，二願一切莫生疑	P.2250〈西方十五願讚〉
（第2段）	一願三寶恒存立，二願風雨順時行	排比十願及眼身口手願
（第3段）	弟（第）一會時平聲入，弟二極妙演清音	《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五會讚〉
（第4段）	和尚法照非凡僧，救度眾生普皆同	
（第5段）	彌陀本願大慈悲，□□愚人不覺知	
（第6段）	西方極樂妙花池，裏有菩薩□□□	後殘

三、P.2483 與龍谷大學藏本等卷樣貌與讚歌內容、聯繫關係探究

P.2483 是抄寫工整的讚歌叢抄，且除了第一紙之外，其餘均未見界欄，大致上每一行抄寫四句。雖然《伯希和劫經錄》僅著錄其中的六篇文獻名稱，即〈歸極樂去讚〉、〈往生極樂讚〉、〈五臺山讚〉、〈寶鳥讚〉、〈雜文印沙佛文〉（如臨壇文等）、〈大乘淨土讚〉一本⁹，但本卷尚有多篇讚歌，可能是接寫於前讚之後，或是未題名稱而未得著錄，如〈蘭若讚〉、〈太子五更轉〉等，而本文所探究的「阿彌陀讚文」亦收於本卷，但不只各段落未標名稱，如 P.3216 所見的總題名，亦未見於本卷，故雖然篇幅長，仍容易被忽略。如塚本善隆《唐中期の淨土教——特に法照禪師の研究》曾針對本卷進行敘錄，並就〈歸極樂去讚〉、〈五臺山讚〉、〈寶鳴（鳥）讚〉、〈印沙佛文〉、〈臨壇文〉、〈大乘淨土讚〉作說明，特別是指出其與法照的「五會法事」諸讚之關聯性，還有應用於社會的性質，卻未提及這「組」未題名稱的讚歌辭文¹⁰。而本卷起首即為〈歸極樂去讚〉，未見 P.3216 的說明文與〈散花樂〉，之前是否另有脫紙，未得可考。然此卷出現〈歸極樂去讚〉與〈蘭若讚〉聯抄的情形，亦出現在 S.6631，且同樣位居卷首，但比較兩卷，此二讚後

⁹ 王重民編《伯希和劫經錄》，收於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65。

¹⁰ 塚本善隆《唐中期の淨土教——特に法照禪師の研究》（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3年），頁207。

接之讚全然不同，可見二卷應無編排與運用上的類同關係。然〈歸極樂去讚〉與〈蘭若讚〉兩篇，前者是呼告意味相當明顯的讚歌，起首即唱「西方極樂坐蓮池，閻浮穢惡何時戀」，並以小字注疊句「皈去來，皈去來」作和聲；後者則以「華嚴和尚」奉勅受召未能再回到原住錫、修行說法的「嵩山」之事，以「山中」與「宮中」作對比，強調修行人所重視的，不是世間俗人所羨慕的榮華富貴，而是專注修行、通徹空理的「法樂」。因此，兩篇連接應有「召喚」與「安定」的聯繫作用，若作為法事起始讚，似乎合理。而此 P.2483 卷之〈蘭若讚〉抄竟後，換行即寫「阿彌陀讚文」讚歌組，相較於 P.3216 的殘破，本卷此讚的完整性，使其適合作為探討辭文內容的底本。

本卷首段亦如 P.3216 有同於 P.2250 所抄之〈西方十五願讚〉辭文，但於末句「更不閻浮重受胎」後，更換行書寫「借問家何處？在極樂池中坐寶臺」二句，此未見於 P.3216，卻同樣可見於龍谷大學藏本。接著，再換行書寫首句為「一願三寶恒存立」，引出排比「十願」的「十願讚」；然後未見 P.3216 所抄的〈五會讚〉，即抄以「和尚法照非凡僧」為首，唱述法照功德的「法照和尚懽仰讚」共十六句；此後與 P.3216 相同，即包括佐藤哲英擬稱作「彌陀本願讚」及「西方極樂讚」的部分，由於卷面保存完整，可以彌補 P.3216 殘破所缺之處。不過，此卷「彌陀本願讚」的部分，抄手原漏抄「長辭五濁更何憂」句，後以小字於句間補寫，又「彌陀法教難側（測）量」句後空一句抄錄的位置，即換行書寫「若能誦念功德（強）」與原抄寫體例不符，容易誤解為區分段落（作另篇）之處¹¹。而「彌陀本願讚」起自「彌陀本願大慈悲，此土愚人不覺知」句，其形式特色為連繫十九組（章）七言四句式讚歌，其中十四組（章）的首句接以「彌陀」起始，另有兩句末句以「彌陀」作結，所以淨土經典所強調的種種殊勝，在此緊扣著「彌陀」願力所成的概念，鋪展開來。而於「西方極樂妙花池，裏相菩薩說無為」句開始，則連接十九組（章）七言四句讚文，皆以「西方」為句首，排比極樂世界的各項殊勝美好。所以，這兩段的分段依據主要是位於每組（章）的套語（彌陀、西方），這可以說是一種巧妙的鋪排方式，在套用曲調循環唱述的過程中，強化了對於淨土情境的印象。然而這些句組（分章、短偈）其實有許多也同樣出現在

¹¹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頁 71-73。

善導《往生禮讚偈》或法照《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和 P.2250《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之中，或四句皆同，或僅有首句相同（後三句內容不同），可見之間的關係密切。因此，佐藤哲英作了「綿密的對照」，且列舉如：

第一偈（彌陀本願大慈悲）——淨土樂讚第六偈（大正，四七、四七七 b）

第二偈（彌陀住在寶城樓）——同 第一偈（大正，四七，四七七 b）

西方極樂讚第七偈（大正，八五，一二六四 b）

第四偈（寶閣寶樓寶連雲）——西方雜讚第九偈（大正，八五，一二六二 b）¹²

……

這說明了相同的句組（分章、四句偈）或其中的一句，將可能隨機緣被派入不同篇的讚歌之中，且由此獲得廣泛的運用。於是，這「彌陀本願讚」及「西方極樂讚」的產生，似乎正是摘選多篇讚歌裡，特別冠有「彌陀」與「西方」的句組（分章、四句偈）或首句而成。既然是摘選，若未能皆唱（通唱十九組）也屬合理，唱者可依情況之需要，摘選其中部分的句組（分章、四句偈）來唱誦。此外，在 P.2250《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如〈阿彌陀經讚〉，亦有些類似本讚冠以「彌陀」的句組（分章）；署名釋靈振〈極樂欣厭讚〉則由冠以「西方」和「閻浮」的句組交替出現，形成對比，其中亦有「西方極樂無女人，生者皆同菩薩身」；「西方淨土（極樂）有嬰孩，一一託報（寶）出蓮臺（在出臺）」等句可見於本「西方極樂讚」，這顯示摘選運用後的另一種面貌。至於有「彌陀身色如金山」句，可見於善導《往生禮讚偈》，或許可以設想此二篇內的句組，若是配上「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作前引、「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為後送，即可成為搭配禮拜行儀的讚偈（禮讚偈）。而本卷此讚在「彌陀本願讚」及「西方極樂讚」之後，緊接著為未見於 P.3216，且未見題名稱的五言讚歌，首二句為「淨土行行近，三塗步步遙」，之後又有未題名稱的七言讚歌，首二句為「法船一去無來日，法堂集會更何時」，由於此二篇同樣見可於 S.0370 及龍谷大學藏本，且書寫的位置也相同，可見其應為此「阿彌陀讚文」讚歌「組」的一部分，或許 P.3216 因殘破故未見此二篇。佐藤哲英則依前例為此二篇擬定名稱，分別

¹² 佐藤哲英〈法照和尚念佛讚〉，頁 203-204。

依首句擬為「淨土行行讚」及「法船一去讚」¹³。而於「法船一去讚」之後，即為具有明確題名的讚歌，依序為：〈太子五更轉〉、〈往生極樂讚〉、〈五臺山讚文〉、〈五臺山讚〉、〈寶鳴（鳥）讚〉、〈太子五更轉〉、〈大乘淨土讚〉等，內容包括唱述釋迦牟尼成道故事、歌詠五台山與勸求往生極樂世界，稍顯駁雜，卻也顯示可實際運用的多樣性。又於〈寶鳴（鳥）讚〉與第二次〈太子五更轉〉間有〈印沙佛文〉、〈臨墳文〉可見這些讚歌，可能施於世俗化運用的場合（法會、節慶、喪事或祭祖），而勸往生極樂與唱述太子故事（釋迦牟尼佛事蹟）的歌曲，並抄於此，或許正可以發揮其表述事情的特色，在法會或關於生命禮俗的活動場合中，觀機逗教。以下即表列本卷讚歌次序與識別句，並標示「阿彌陀讚文」讚歌組所在位置：

P.2483		
讚名	識別句	對照讚名與附註
歸極樂去讚	西方極樂坐蓮池，閻浮穢惡何時戀	皈去來 皈去來
蘭若讚	花嚴和尚法先宗，自從敕留童德寺	蘭若空
不著讚名（第1段）	一願眾生普修福，二願一切莫生疑	（西方十五願讚）
不著讚名（第2段）	一願三寶恆存立，二願風雨順時行	本段之後，未如 P.3216接〈五會讚〉
不著讚名（第3段）	和尚法照非凡僧，救度眾生普皆同	
不著讚名（第4段）	彌陀本願大慈悲，此土愚人不覺知	以「彌陀」套於句首
不著讚名（第5段）	西方極樂妙花池，裏相菩薩說無為	以「西方」套句首
不著讚名（第6段）	淨土行行近，三塗步步遙	套「淨土」或「三塗」作對比 此段為P.3216後殘未見
不著讚名（第7段）	法船一去無來日，法堂集會更何時	此段為P.3216後殘未見
太子五更轉	太子欲發坐心思，須知耶孃防守到	一更初**二更深**三更滿
往生極樂讚	前會一人聞念佛，後會即便發心求	同會相將向極樂
五臺山讚文	涼漢禪師出世間，遠來巡禮五臺山	
五臺山讚	文殊菩薩五臺山，遍化神通在世間	
寶鳴讚	極樂嚴間雜寶，實是希奇聞未聞	
印沙佛文		
臨墳文		

¹³ 佐藤哲英〈法照和尚念佛讚〉，頁 201。

太子五更轉	太子欲發坐心思，須知耶孃防守到	一更初**二更心
大乘淨土讚	法鏡林空照，心通五色現	

另外值得一提的，P.2483 背面有雜寫許多文字，可能是後來作為習字之用，但是有兩段記年的題記，或許可作為判定本卷年代與抄寫因緣之依據。前者倒寫「維大宋開寶四年己卯歲」，宋太祖開寶四年則換作西曆為 971 年 1 月 30 日至 972 年 1 月 18 日¹⁴；後者寫「維大宋太平興國四年己卯歲十二月三日，保集發信心寫親讚文壹本記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十二月三日，換作西曆為 979 年 12 月 24 日，經對照己卯年應是太平興國四年，開寶四年應是辛未年，所以，此處記年應從後者，而推斷本卷的書寫年代是宋初，至於「保集發信心寫親讚文壹本記耳」，則見抄讚祈願功德的因緣。

龍谷大學藏本（山之內文庫），因佐藤哲英〈敦煌出土法照和尚念佛讚〉一文作了相當詳盡的校對，而得以受到注目。其中最特殊之處，在於外題及尾題「法照和尚念佛讚」，乃至於卷首紙背題「法照和尚文」等樣貌，使其後所收各篇製作因緣與法照的關聯性似乎更加明確，故佐藤哲英推測此卷書寫的時間約為晚唐¹⁵。而佐藤氏認定此首尾完全¹⁶，但由其所附圖版來看，首有殘句一行（只存文字左側，可見末二字的偏旁分別為「人」與「言」），故卷前應有脫頁。而現存開端即題寫「阿彌陀讚文」標目，其後以三句一行的模式抄錄本「讚歌組」87 行，其間未見其他題名，前無 P.3216 所存之前序（說明文）、禮拜、散花等儀節，又 P.2483 寫於此「讚歌組」之前的〈歸極樂去讚〉與〈蘭若空讚文〉，於此卷反而抄置於後（且此二讚次序顛倒）。若就內容而論，此卷「阿彌陀讚文」類同 P.2483 的組成方式，即缺少 P.3216〈五會讚〉的部分，有「淨土行行讚」及「法船一去讚」，其中「淨土行行讚」的部分因為五言讚每句字數較少，故一行抄四句。而「法船一去讚」為七言十句讚，末行僅存一句，其下題記「南無阿彌陀佛」二次。本卷於「阿彌陀讚文」後所叢抄的讚歌辭文，除緊接的〈往生極樂讚文〉，依序尚有〈五臺山讚文〉、〈寶島讚文〉、〈蘭若空讚文〉、〈歸極樂去讚文〉、〈法花廿八品讚文〉等篇，這個成分也同樣可見於 P.2483（此卷多〈法花廿八品讚文〉），只是順序有明顯不同。因此，對照本卷與 P.2483 的情況，可見這些讚歌在實際運用上，

¹⁴ 參看薄小瑩《敦煌遺書漢文紀年卷編年》（長春：長春出版社，1990 年），頁 157。

¹⁵ 佐藤哲英〈法照和尚念佛讚〉，頁 198。

¹⁶ 佐藤哲英〈法照和尚念佛讚〉，頁 198。

並沒有一定的次序，抄者可自由排寫於卷上，以備隨時取用。其中本「阿彌陀讚文」卻是內部無有更動次序的「讚歌組」，可視為一個整體。以下亦表列本卷讚歌次序與識別句，並標示「阿彌陀讚文」讚歌組所在位置：

龍谷大學藏本		
讚名	識別句	對照讚名與附註
阿彌陀讚文 不著讚名（第1段）	一願眾生普修福，二願一切莫生疑	（西方十五願讚）
不著讚名（第2段）	一願三寶恆存立，二願風雨順時行	（排比十願及眼身口手願）
不著讚名（第3段）	和尚法照非凡僧，救度眾生普皆同	
不著讚名（第4段）	彌陀本願大慈悲，此土愚人不覺知	以「彌陀」套於句首
不著讚名（第5段）	西方極樂妙花池，裏相菩薩說無為	以「西方」套句首
不著讚名（第6段）	淨土行行近，三塗步步遙	套「淨土」或「三塗」以對比
不著讚名（第7段）	法船一去無來日，法堂集會更何時	
往生極樂讚文	前會一人聞念佛，後會即便發心求	同會相將向極樂
五臺山讚文	涼漢禪師出世間，遠來巡禮五臺山	
寶島讚文	極樂莊嚴間雜寶，實是希其聞未聞	以「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為和聲
蘭若空讚文	花嚴和尚法先宗，自從敕留童德寺	蘭若空
歸極樂去讚文	西方極樂坐蓮池，閻浮穢惡何須戀	皈去來 皈去來
法花廿八品讚文	序方喻信草，受化百無師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前殘的 S.370 及 Dx.883，其後續所抄的讚歌，似乎是出現了與龍谷大學藏本類似次序：

S.370		
讚名	識別句	對照讚名與附註
不著讚名	西方花藥甚能多，萬萬般般憶善那	前殘（為P.3216第6段，P.2483第5段）
不著讚名	淨土行行近，三塗步步遙	
不著讚名	法船一去無來日，法堂集會更何時	南無阿彌陀佛
同會往極樂讚	前會一人聞念佛，後會即便發心求	同會相將向極樂
五臺山讚	梁漢禪師出世間，遠來巡禮五臺山	彌陀佛 各念恆沙佛

Дх.883		
讚名	識別句	對照讚名與附註
不著讚名	六時雲集上金橋**西方極樂地皆強	前殘（為P.3216第6段，P.2483第5段）
不著讚名	淨度行行近，三塗步步遙	
不著讚名	法船一去無來日，法堂集會更何時	
往生極樂讚	前會一人聞念佛，後會即便發心求	同會相將向極樂
寶鳥讚	極樂莊嚴間雜寶，實是希其（奇？） 聞未聞	彌陀佛 觀世音 大世 （勢）至
蘭若空讚	花嚴和尚法先宗，自從敕留童德寺	

由此對照可知其間的差異，只有 Дх.883 在〈往生極樂讚〉與〈寶鳥讚〉之間少了〈五臺山讚文〉，而 S.370 後殘較多，無法證明〈五臺山讚文〉之後，所接的就是〈寶鳥讚〉和〈蘭若空讚〉，且在讚歌名稱上〈往生極樂讚〉在 S.370 稱作〈同會往極樂讚〉。荒見泰史曾另指杏雨書屋藏羽田舊藏本羽 412(舊散 540) 做對照，指出該卷有「阿彌陀讚文」中，起首的〈西方十五願讚〉和「十願讚」兩段，缺「法照和尚憬仰讚」後個段落，即接〈往生極樂讚〉，可見「阿彌陀讚文」在此「被編集成為較短的讚文」¹⁷。然此卷〈往生極樂讚〉之後，依序為〈寶鳥讚〉、〈歸極樂讚〉、七言〈西方極樂讚〉（善哉法將功能觀，同 P.2963 五會念佛「廣本」所收）、五言〈西方極樂讚〉（巍巍彌陀佛，已降生死魔，同 P.2963 五會念佛「廣本」所收）。這應該不只是「阿彌陀讚文」有較短篇幅的問題，而是在 P.3216、P.2483、龍谷大學藏本所見的六段或七段為一整體的特質，也有被打破的可能性。此外，由其後面連接的讚歌來看，似乎展現出一個更純粹是歌頌西方極樂淨土的叢抄版本，不但少掉〈蘭若空〉或〈五臺山讚〉這些立於世間事物的讚歌，就連「阿彌陀讚文」裡，特為歌頌世間淨土導師法照的「法照和尚憬仰讚」亦無。這或許也顯現了編輯應用上的一種考量。

¹⁷ 荒見泰史〈法照門徒的念佛法事與《法照傳》的宣唱〉，《第四屆東亞宗教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抽印本（臺北：國立政治大中文系，2014 年），頁 2-13。

四、「阿彌陀讚文」整體內容與架構的設計

經由前面各寫卷的考察之後，可知「阿彌陀讚文」最多應可容納八個段落（P.2483 的七個段落加 P.3216 的〈五會讚〉），而在不同的卷子有相同的順序，以及似乎可視為一個整體的連結方式。然除了 P.3216 有說明文及連結散花行儀的書寫樣貌，可以明確推想其具體施用於行儀的可能面貌外，其餘各卷僅能透過與其他讚歌聯繫的情況，還有相互間的主題（內容）聯繫關係進行推測。然就「阿彌陀讚文」本身的整體內容與架構來說，其實也關係著其段落安排的設想原則，牽連這個「讚歌組」，既然作為一個在多卷被整體寫錄的整體，其存在、運用的可能意義，有必要進行分析、探究。首先，當注意第一段落〈西方十五願讚〉的具體內容，其實是以勸婦女發願出家為核心（莫著女人衣、粧粉終身斷、素面見如來），擴大為普勸大眾修道，以發願勤念佛，出離六道輪迴，往生西方淨土的個人修行為目標：

一願眾生普修道，二願一切莫生疑，三願袈裟來掛體，四願莫著女人衣¹⁸，五願粧粉終身斷，六願素面見如來，七願三塗離罪苦，八願離欲捨¹⁹慳財，九願眾生敬三寶，十願一切法門開，十一願眾生勤念佛²⁰，十二願過往坐花臺，十三願眾生勤念佛，十四願總到佛前朝，十五願西方生淨土，更莫閻浮重受胎。借問家何處？在極樂池中坐寶臺²¹。

這可以說是指引眾人（特別是女性）省視世間罪苦，並指引往生淨土方向的重要勸請發願歌辭。然而接下來的「十願讚」，卻跳脫個人而擴大為對於大環境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佛法長存、法界普安寧的祈願：

一願三寶恒存立，二願風雨順時行。三願國王²²壽萬歲，四願邊地無刀兵。五願三塗離苦難，六願百病盡消除。七願眾生行慈孝，八願屠兒莫煞生。九願獄囚得解脫，十願法界普安寧。眼願莫見刀光忍，耳願不聞怨惡聲。口願不用違心語，手願不煞一眾生。總願當來維（值？）彌勒，連臂相將入化城。

¹⁸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85 冊，頁 1260，依 P.2250 作「身」。

¹⁹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85 冊，頁 1245，依 P.2066 作「捨離去」。

²⁰ P.2483 作「十一願眾生發願」。

²¹ 末尾設問句為 P.3216 所無。

²² P.2483 漏寫「王」字。

這可以說是發願心量擴大的表現，但也可說是適應文化環境，甚至可能是配合現世政治需求的安排。而「十願」後接眼、耳、口、手等「四根」發願（此篇未見鼻根與身根之願），這種透過身體感官來鋪排發願的方式，自是佛教引導信眾省思、對治自身罪障所常見，具有用功於現世，指引立身應行的積極意義。是故本段讚歌以當來得逢彌勒為目標的「總願」（未及於他方世界），也就順勢而成。接下來的段落，在 P.3216 是〈五會讚〉（讚歌辭文已如前文所引）則是透過「五會念佛」音聲的不同特性，從平聲入、演清音、如走（奏）樂、用力吟到惟急念，引導觀想入淨土的音聲情境，強化參與法會念佛共修的信眾攝受力。而在 P.2483 及龍谷大學藏本等卷，於「十願」加「四根願」之後，即接歌頌現世淨土導師的「法照和尚憬仰讚」：

和尚法照非凡僧，救度眾生普皆同。演說言辭等諸佛，元無才學是天聰。
一自發心禮聖跡，臺中親見文殊宗。傳法真言勸念佛，太原一路至京東。
但有初心若登會，同心受學自然通。發心念佛須呈課，每日期限莫相容。
普勸四眾常無退，和尚宗心不虛功。努力即時來念佛，臨終定獲紫金容。

這是將淨土念佛修行法推廣於大眾所必須，畢竟在這「現世」環境中，確實需要有具體可以追隨的典範、導師，而法照禮聖蹟、見文殊的歷程，是一段成就超凡為聖的重要條件，如此行勸念佛的力量方得展開，普為大眾所接受，並引之遵行。於是，緊接「現世導師」的讚頌之後，為大致每四句即有一句冠以「彌陀」的「彌陀本願讚」，則揭示了「淨土導師」——彌陀的宏願，並在這導師示現其願力的立基之上，使淨土情境更具神聖性：

彌陀本願大慈悲，此土愚人不覺知。九品開遮相接引，慮恐眾生出世遲。
彌陀住在寶城樓，傾心念念向西方。到彼三明八解脫，長辭五濁更何憂。
彌陀願力甚能多，方便巧智遍娑婆。四類眾生皆接引，總令成就號彌陀。
寶樓寶閣寶連雲，寶地寬平眾寶成。慈顏當陽昇寶坐，寶手恆照念佛人。
彌陀春樹覺花開，功德池中坐寶臺。一切四眾皆來聽，摩尼殿上禮如來。
彌陀身量廣無涯，面似檀金優鉢花。目若清蓮四大海，圓光化佛等恒沙……

在強調「努力急念莫生難」，畢竟「彈指之間得生彼」的勸勉之意後，緊接著就是西方極樂諸多殊勝的「西方極樂讚」，每四句即有一句冠以「西方」，讓念佛的方向性更加清晰、強烈：

西方極樂妙花池，裏相菩薩說無為，十方聖眾皆來聽，妙音譬喻無盡期。
西方極樂七寶臺，四面光輝競照來，眾生莊嚴黃金色，萬般香氣自然開。
西方歌讚無盡期，音聲鼓樂寸無移，念佛眾生慈光攝，到彼聞意愁自離。
西方極樂無女人，生者皆同菩薩身，但是等流常相見，亦無離別往來因。
西方極樂有嬰孩，一一託寶在出臺，似辯東西即念佛，何愁不得見如來。
西方極樂七重行，寶樹花林亂相當，枝條果葉光皆滿，微風吹動遍空香。
西方極樂七重樓……

經過對於淨土導師願力的歌頌，以及對於淨土情境的排比、示現之後，接著是強調往生淨土，可以脫離世間罪業、諸魔纏縛的五言讚歌「淨土行行讚」，大致每八句即有一句冠以「淨土」（且換韻一次）。這可以說是聯繫著前二段七言讚歌辭文，在對照「淨土」與「三塗（途）」的設想上，更加强念佛、往生淨土概念，也可說透過句式轉換（改成五言），產生聲情變化的效果：

淨土行行近，三塗步步遙，彌陀誓願重，處處化光招。有緣皆得遇，聞法自然超，到彼恒無退，有罪日能消。淨土常無變，一立古今然，八池諸寶樹，九類在花邊。努力高齊念，罪滅證三賢，真心云初地，發願事須堅。淨土花林滿，寶鳥住枝中，六時吟齊合，樂說妙無窮。諸方無此事，極樂有花言，凡夫若到此，壽命更無終。淨土無人去，三塗競總過，觀音常勸化，愧在離諸魔……

最末一段則回到七言句式的「法船一去讚」，其實也是回到參與念佛的現實情境，一方面要強調參加法事，是發願念佛、祈願往生淨土的珍貴良機，另一方面則是參與共修念佛，相互扶持的現實期待。並附以連繫稱念佛號：

法船一去無來日，法堂集會更何時，總願當來得成佛，西方淨土那邊期。
好去道場諸眾等，努力勤修淨土因，說者盡作耶娘相，聽者還同一子恩。
償若於先得成佛，莫忘今生說法人，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所以，扣回第一段勸發願自修，第二段擴至世間環境改善、眾生同得解脫，到這末段的期許這法堂集會「償若於先得成佛，莫忘今生說法人」的互助概念。其實，可以見到這八個段落雖似一個整體（未另題名區分，整體連抄，並與他讚相接），也具有自由摘選的可能性，然其安排卻並非漫無規劃，無論在形式特色或是表現意義上，都隱隱有一個次第、架構，可以列表說明如下：

擬讚名（佐藤）	形式特色	表現意義
西方十五願讚	連結發願數序，長達十五句，末尾設問。	連結數序，勸告發願脫離凡俗纏縛（特別是對女性），應以勤念佛、求往生為願。
「十願」加「四根」發願讚	連結發願數序與「四根」發願。	連結數序，擴大為對於環境改善的期待；再透過連結名相（眼、身、口、手）指引自省、修持之方。
五會讚	連結「五會」序號，呈現不同音聲表現。	連結數序，呈現念佛的不同音聲表現，引導觀想淨土的音聲情境。
法照和尚憬仰讚	一般七言詩讚，28 句一韻到底，鋪述法照和尚事蹟功德。	揭示現世導師的功德，成就具體可以追隨的典範。藉以強調念佛求往生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彌陀本願讚	七言四句式聯章讚歌，大致每「章」首句句首冠以「彌陀」。	揭示淨土導師的願力，強調在彌陀願力之下，化現出殊勝美好的極樂淨土。
西方極樂讚	七言四句式聯章讚歌，每「章」首句句首冠以「西方」。	排比西方淨土各項殊勝美好，引導觀想淨土的景觀與事物情境。
淨土行行讚	五言八句式聯章讚歌，每「章」首句句首冠以「淨土」。	在對照「淨土」與「三塗」的設想上，更加強念佛、往生淨土概念。
法船一去讚	一般七言詩讚，末尾引接稱念佛號。	回到參與念佛的現實情境（珍貴的法堂集會），並且強調發願的重要性，並且指出共修念佛，相互扶持的現實期待。

可見就形式特色而言，前三段皆是依循高密度的數序（每句）或名相來排比、聯繫；第五、六、七段則皆是以套語冠於分「章」首句之句首，分別為「彌陀」、「西方」、「淨土」，顯示具有群聚性。就內容表現意義而言，首先是發願的部分，從現實出發，勸說發願捨凡俗、勤念佛、求往生，擴大祈願為環境改善、眾生得到解脫的大願。接著是示現淨土的部分，由於配合念佛法事的氛圍，即先從念佛的不同音聲表現方式，引導觀想淨土的音聲情境；然後從頌揚淨土法門的現世導師——法照，具有樹立典範的用意，再繼之以頌揚淨土的導師——彌陀佛的宏願，確立（強化）皈依的目標，於是緊接著排比西方淨土各項殊勝美好，引導觀想淨土的景觀與事物情境，也就順勢而成。最後是回扣到現實的部分，先對照「淨土」與「三塗」之別，再扣住法堂集會、參與念佛的現實情境，回到強調發願的重要

性，不僅強化念佛求往生的概念，並且點出共修念佛乃憑藉眾人之力，終究更有相互扶持的現實期待。

五、結語

透過本文的觀察與探究，可見敦煌 P.3216、P.2483 等卷「阿彌陀讚文」，正是將原本可以獨自成篇的淨土讚歌，去其名稱（如〈西方十五願讚〉、〈五會讚〉）而結合在一個讚名之下，形成一個未有明確標示段落與名稱，只能透過他卷同內容者，或本卷內容、句式差異，乃至顯著的套語運用來進行分段的「讚歌組」。但在抄寫的樣貌上，可視為一個整體，甚至以其統稱之名與他讚相聯。而這個現象對應前文所提及的幾個問題，可得到下列的結論：

（一）「阿彌陀讚文」這些段落被整合在一個讚名下的原因，或者說是其最大特色與意義，就是行儀上的實際應用關係，如 P.3216 本讚歌組前有說明文與「散花樂」奉請佛菩薩的行儀書寫，可明確知其運用的方式與作用；而 P.2483 本讚歌組前為〈歸極樂去讚〉與〈蘭若讚〉聯抄，此二讚似乎具有「召喚」與「安定」的聯繫作用，若寫於本讚之前，可運用作為法事的起始讚，亦似乎合理。又觀察 P.2483 及龍谷大學藏本等卷，則可見本「讚歌組」在這些不同的寫卷上，其各自前、後所接的讚歌「成分」具有相似性，次序卻可能有所差異，而顯示這些寫卷是具有類似編選考量的叢抄，不過在實際運用上，則具有自由選用的方便性。

（二）就區分段落的合理性來說，以其他文獻對應的讚歌（如〈西方十五願讚〉）、讚歌辭套語（如「彌陀」、「西方」、「淨土」、「三塗」）及內容主題（如法照功德）作為分段的依據，是明確可行的。然部分以套語作為區分依據的段落，篇幅較長，甚至差距甚大。推測在實際運用上，可能有抽用或輪唱的情形，但未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仍應視為同段。至於各段落之間，雖似一個整體（未另題名區分，整體連抄，並整體與他讚相接），但仍有作為因應自由摘選、靈活運用的實際需求的可能性。

（三）進一步觀察本讚的內容與段落組成，可見段落之間似乎隱隱有一個次第、架構，無論是從形式特色或是表現意義來看，都可以從中找到整體安排設計

的邏輯，尤其緊扣在一個透過從發願、稱揚讚歎再回到發願的歷程，能導引信眾隨著讚歌辭文的意涵，發願出離現實苦樂的纏縛，並專注追隨導師（現世的法照和淨土的彌陀佛）於念佛求往生，進而觀想淨土的音聲與景觀、事物情境，最後再回到現實的省思，乃至於強調共修念佛，相互扶持的現實期待，使本「讚歌組」的表現意義更見深刻，在宗教實踐上的意義也更加明確。



主要參考文獻

一、寫本圖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文獻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英國國家圖書館編 《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

二、傳統文獻

唐·法照 《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大正藏》第 47 冊。

——— 《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大正藏》第 85 冊。

〔日〕圓仁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永和：文海出版社據大正四年高楠順次郎校訂重排印本影印，1976 年。

三、近人論著

林仁昱 《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出版，2004 年 1 月。

施萍婷 〈法照與敦煌文學〉，《社科縱橫》第 4 期，1994 年。

張先堂 〈晚唐至宋初淨土五會念佛法門在敦煌的流傳〉，《敦煌研究》1998 年第 1 期。

〔日〕佐藤哲英 〈法照和尚念佛讚〉，《西域文化研究》第 6 卷，1963 年 3 月。

〔日〕荒見泰史 〈法照門徒的念佛法事與《法照傳》的宣唱〉，《第四屆東亞宗教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抽印本，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14 年。

〔日〕塚本善隆 《唐中期の淨土教—特に法照禪師の研究》，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3 年。

〔日〕廣川堯敏 〈敦煌出土法照關係資料について〉，載於石田充之博士古希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淨土教の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1982 年。

敦煌學 第 34 期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nhdh5770@gmail.com

執行編輯：梁麗玲、陸穗璉、黃惟亭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價：50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

ISSN 1015-9339

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34

Chu Fengyu, A Study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Zhengming Yaol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logical Education

Lin Jenyu, A Study on Miscellaneous Cop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Eulogy of Amitabha”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P.3216, P.2483 and others

Ji Xiaoyun, Research on the Literary Lecture on *Taizi Xudana Jing*: Centering on six pieces, such as DX.285, and BD.8006

Ma Xiaohe and Wang Chuan, Yoshida Yutaka’s Research on Middle Iranian Transliterated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in Manichaean Texts

Hsu Chuanhui, On the Combination of Pagoda and Grotto in the Cave Constructed in Honor of Zhang Yichao

Liang Liling, A Study on the Recipe for Healing Children’s Crying of Frightening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P.2666V

Chen Shuping, Research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Dasheng Yizhang” and Related Issue

Kuo Changcheng, On the text of “Du Sixian's Epitaph”

Huang Chingping, The Northern School’s teaching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Tsai Chunglin and Chang Chiahao, 2006-2016 Bibliography of Dunhuang Studies in Taiwan

Appendix: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tudies On Dunhuang Vol.1-33

2018.08